

歌德論述

正中文學叢書

朱光潛 主編
馮至 著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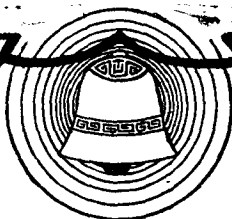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中正

述論道德歌

編主 潛光朱
著 至 馮



行印局書中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正中文學叢書

歌德論述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朱光潛

著者 馮至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440)

校整：匡自

序

這幾篇關於歌德的文字，不是研究，只是敘述，沒有創見，只求沒有曲解和誤解。它們都是由於某種機會而談論歌德的一本書，幾首詩，或是歌德創造的一個人物，因此也就不能把整個的歌德介紹給讀者。作者最感缺乏的是這裏談到歌德的晚年，而沒有談到他的少年；談到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而沒有談到「漫遊時代」；談到歌德東方的神遊，而沒有談到他的意大利旅行；談到他的自然哲學，而沒有談到他的文學和藝術的理論。但是這些篇處處都接觸到重要的幾點：蛻變論，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內的生活。

書後附「畫家都勒」一篇，因為裏邊曾經把都勒和歌德相比較。

三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北平

目錄

歌德與人的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歌德「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	七
浮士德裏的魔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
從浮士德裏的「人造人」略論歌德的自然哲學	：	：	：	：	：	：	：	：	：	：	：	：	：	：	：	：	：	：	：	五二
歌德的「西東合集」	：	：	：	：	：	：	：	：	：	：	：	：	：	：	：	：	：	：	：	六七
歌德的晚年	：	：	：	：	：	：	：	：	：	：	：	：	：	：	：	：	：	：	：	八〇
附錄書家都勒	：	：	：	：	：	：	：	：	：	：	：	：	：	：	：	：	：	：	：	九一

歌德與人的教育

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倫敦出版的文藝雜誌「地平線」(Horizon)上有一篇英國現代詩人司奔德爾(Stephen Spender)的文章：「荷爾特林，歌德與德國。」這篇文章就講全的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傳統的。這個民族將來的教育，還需要仰仗這民族的幾個偉大的先師。司氏提出幾個人：悲多汶、莫差爾特、歌德、海涅、席勒、與荷爾特林。其中最輝耀的當然是歌德這個名字。

在德國，遠在希特勒執政以前，就聽得到「歌德疏遠」、「青年無歌德」這樣的口號。同時又有一些關懷世道的思想家想趁着一九三二年歌德百年祭的機會，盡量呼籲歌德的精神來醫治目前支離破滅的現象。但是他們的聲音究竟太薄弱，抵不住一些大大小小的狡猾者的呼號。自從希特勒獲得政權後，引導着他的民族走上錯而又錯的道路，一切殘忍的、非人道的措施，往往使一個旅行者驚訝，在他們過去的精神的領袖與目前的政治的領袖之間，發現不出一絲一毫的同點，竟像是兩個永遠接連不上的極端。現在希特勒已經和德國同歸潰敗，如果這個民族在潰敗後還要重新振作，我想總不免要像司奔德爾所說的，乞靈於歌德吧。

歌德是詩人，是人的榜樣，也是一個偉大的世界人，語言與種族的界限早已限制不住他的光的照射。誰若

虛心和他接觸，總會多少分得他的一些光彩。若是一個外國人學會德語而忽略了歌德，就無異於買櫝還珠。在這變亂的時代，人們爲了應付目前的艱難，無心無力追求遠大的理想，正如一個人在病中不能過健康時的生括一樣。但是變亂與病終於會過去，人們一旦從長年的憂患中醒來，還要設法恢復元氣，嚮往遼遠的光明，到那時，恐怕歌德對於全人類（不只是對於他自己的民族）還不失爲是最好的人的榜樣裏的一個。

歌德在中國並不是一個生疏的名字，許多人從郭沫若和周學普的中文譯本讀過他一部分的作品。但人們對於他總難免有兩個錯誤的認識：有人以爲歌德是一個幸福的樂觀主義者，因爲他一生順利，享盡光榮；又有人以爲歌德是一個放蕩不羈，缺乏道德觀念的才子，因爲一般人——尤其在中國——只就「少年維特之煩惱」與「浮士德」第一部，兩部最流行的作品看歌德。前者的認識是浮淺的，後者的認識是部分的，都不是整個的歌德。

要談歌德，我們不能不引用拿破崙向歌德說的一句話：你是一個「人」。只是這個「人」字，就含有無窮的力量，用不着加甚麼形容詞。一個人字，使我們想到他有血，有肉，有精神，有靈魂；一個人字，又使我們想到他和其他的生物一樣，有生長，有變化。

歌德在他八十三歲的生涯內工作的範圍之廣，在近代歷史中幾乎是一個奇蹟。除去他許多不朽的文學作品外，曾經努力於藝術，青年時畫過不下千餘幅的畫，壯年時還編撰過藝術理論的雜誌。他在地質學、生物學、

解剖學、物理學以及天文學上，都有重要的研究或發明。他從政時，對於文化、經濟、交通、甚至軍事，都有或多或少貢獻。這樣多才多藝固然使人驚奇，但使人可以取作榜樣的並不在此，反而在另一方面：即是他孜孜不息的努力是建築在內心裏不斷的克制的功夫上邊。

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人，我們多半只看見他們的成熟，至於他們是怎樣成熟的，就有如一個夜的過程，使人無從知悉。至於歌德，因為他的日記、書信、語錄、自傳，含有自傳成分的作品，以及同時人的記載，都豐富地流傳着，他一步一步內心的發展和鬥爭都歷歷在人目前，人們並不難清晰地看見他一生的過程。

人生如旅行，中途總不免遇見一些艱險。最艱險的地方多半在從青年轉入壯年，從壯年轉入老年的過渡時期。我們看見過多少人在青年時有熱情，好自由，愛正義，一到壯年受了現實的折磨，便漸漸萎靡墮落，又有多少人在壯年時奮發有爲，一到老年就隨着身體枯僵，甚至倒行逆施，不但普通人常常如此，就是在某一個段落裏曾經有一些供獻的人也往往逃不開這個命運。所以一個人從生到死得到一個圓滿的完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卻是很艱難的。在這行旅上，歌德卻給我們一個好榜樣。少年歌德和許多有爲的青年一樣，是一個不羈的人，反抗壓迫，崇尚自由，用熱情支配一切；他從神話、傳說和歷史裏所得的材料，都是反抗的精神。我們只提一提在那時代內歌德的作品裏出現的名字，如普羅梅修士、默罕默德、凱撒、浮士德、葛慈，就不難想像少年歌德是怎樣一個人了。但是熱情跟火一樣，不能永久燃燒。歌德於二十六歲到了外馬（Weimar），在外馬公爵的政府

裏與現實接觸，他漸漸感到人生有一個比熱情更可寶貴的事物：「責任。」他對於外馬宮廷的政治負着責任，對於他的主人也是他的朋友外馬的公爵負着責任。隨後到意大利旅行，在些古典的寧靜的藝術品前，他深深認識「節制」的必要。因為藝術的價值，不在於情感的發作而在情感的凝鍊，不是火山的爆發，而是海水的忍耐與負擔。爲了凝鍊與忍耐，人隨時都需要下一番克制的功夫。

歌德每逢對於自己克制一次，便走入一個新的境界，得到一個新的發展。每逢一次重病都換來一個新的健康，每逢一次痛苦的愛都贏得一種新的糧食。直到老年，人們看不出他的生命有一些衰謝或頹唐。他最後二十年的勞力，是每個青年人都要對之肅然起敬的，他晚年的著作中處處顯示着更新鮮的力，就是字句的結構也沒有草率的地方。真好像從歌德起纔給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什麼是老年？

歌德所有的作品幾乎都是他的自白，其中最重要的是「浮士德」與「維廉麥斯特」那兩部大著。這兩部都是他從青年時起始，陪伴了他的一生，直到他死的前夕纔完成的。書中的主人翁都是走過無數的迷途，最後在工作裏得到解脫，在事業裏得到生活的意義。但是那裏邊並沒有空虛的倫理的教訓。歌德深深體會過人生最深的苦惱，經過多少內心和外界的戰鬥，纔登峯造極，得到那樣的結論。所以歌德說過：「誰若不能絕望，就不必生活。」從絕望中不斷地產生積極的努力，是歌德最偉大的力量。

歌德的著作這樣豐富，但是人們在他的作品裏看不見空幻的夢想，誇大的言詞，他憎恨一切的空談與不

着實際的口號。他說：「我在我的生活中所防禦的莫甚於空洞的言詞了。我覺得一句不會想過或是不會感覺過的口號在旁人口裏是不能忍耐，在我的口裏是不可能的。」

歌德是一個實際主義者。宇宙萬象，祇要他遇到，他無不加以注意，同時也沒有一件他所遇到的事物不經過他的目光變得更顯明，不經過他的聲音變得更清楚，他在「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裏極力推崇腳踏實地的手工藝。他認為純良的手工藝和崇高的精神是相輔而行的。他在「浮士德」第二部裏嘲諷過以為「自我」可以創造一切的哲學思想，他若是看見一個青年說是要學哲學，卻不能把自己的書桌整理清楚，他就會憤怒起來。但是歌德的實際主義並不是枯燥的，功利的。他說：「思想的人最高的幸福是探究了可以探究的事物，不可探究的事物則靜靜地去尊敬它。」人的能力雖然一天比一天擴大，宇宙間卻總存留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尊敬這些「神祕」，歌德一生都在遵守着。

因為歌德是一個偉大的實際主義者，所以他反對智識階級所常有的一種態度：「否定。」他使虛無主義的否定精神化身為「浮士德」裏的魔鬼，這魔鬼鄙視人生中一切的努力，推翻人世上所有的莊嚴，但他的力量究竟有限，浮士德彷彿不定時，固然可以受他的誘惑，等到浮士德意志堅定，為人類工作時，他就無從施展他的技倆了。歌德常常惋惜，在他少年的朋友裏有多少聰智之士只因為不肯較深一層看人生，終於在虛無的否定精神裏無所建樹，沉淪下去。

歌德生活在十八世紀後半與十九世紀前半，正是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可是他詩人的預感已經感到集體生活的將要到來。在拿破崙戰敗普魯士後，他在一八〇七年六月裏寫給一個朋友的信裏表示，他身當此次政治的變動，最爲惋惜的是一切都任憑個人發展自己，對於全體無所分擔。等到反抗拿破崙的解放戰爭勝利後，他更深一層認識出團體的力量。後來歌德在「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裏聚精會神寫出他對於將來的理想：怎樣教育人？

在他的理想的學園裏兒童們都要受嚴格的訓練，擺脫各家庭不同的習慣，遵守一致的法則，一意孤行與喜怒無常必須被糾正。每個學生都應該就性之所近學習一種手工藝，鍛鍊身體，先從事一些實際的工作，然後纔能談到研究學術。同時又要給學生培養宗教的情緒：對於在上的天，對於四圍的人，對於在下的一切生物，都要懷有敬畏的心。

在他理想的社會裏一個重要的格言是：「每個人要到處爲己爲人都有用處。」八人要有一技之長而又有益於全體。所有不同的職業都平等了，高下的區分祇看從事職業的態度是否是真誠的。歌德在這裏要求一種適宜於集體生活的，新人的典型：人們精確地認識自己的事務而處處爲全人數着想。

這種人不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嗎？在百年前歌德已經迫切地感到了。

三十四年夏寫於昆明

歌德「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

——中文譯本導言

一

歌德在他晚年所寫的「紀年」(Annalen)裏，敘述到一七八六年時，關於「維廉麥斯特」寫了幾語簡明而扼要的話：「維廉麥斯特的開端起源於一個對於這偉大的真理的朦朧的預感：人往往要嘗試一些他的天秉所不能勝任的事，要企圖而作出一些不是他的才能所能辦到的事；一個內在的感覺警告他中止，但是他不能恍然領悟，並且在錯誤的路上，被驅逐到錯誤的目的，他並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凡是人們稱作錯誤的趨向，稱作好玩態度的，諸如此類，都可以這樣來看。若是關於這點隨時有一縷半明不暗的光爲他升起，就產生一個瀕於絕望的感覺，可是他又每每任憑自己隨波逐流，只是一半抵抗着。有許多人由此浪費了他們生命中最美的部分，最後陷入於不可思議的憂鬱。然而這也是可能的，這一切錯誤的步驟引入到一個無價的善：一個預覺，它在維廉麥斯特裏逐漸發展，明朗，而證實。最後用明顯的字句說出：我覺得你像是掃羅·基士的兒子，他

出去尋找他父親的驢，而得到一個王國。」這不但說明歌德寫這部小說的動機，並且可以當作德國所有的「修養小說」(Bildungsroman)共同的銘語。德國有一大部分長篇小說，尤其是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這三百年內的代表作品，在文學史上有一個獨特的名稱：修養小說或發展小說(Entwicklungsroman)。它們不像許多英國的和法國的小說，那樣描畫出一幅廣大的社會的圖像，或是純粹的故事的敘述，而多半是表達一個人在內心的發展與外界的遭遇中間所演化出來的歷史。這裏所說的修養，自然是這個字的廣泛的意義：即是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外邊的社會怎樣阻礙了或助長了個人的發展。在社會裏偶然與必要，運命與定則，織成錯綜的網，個人在這裏邊有時把握住自己生活的計畫，運轉自如，有時卻完全變成被動的，失卻自主。經過無數不能避免的奮鬥、反抗、誘惑、服從、迷途……最後回顧過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卻只是無數破裂的斷片——作者儘量把他自己在生活中的體驗與觀察寫在這類的小說裏，歸終我們從這裏邊所能得到的，一部分是作者的自傳，一部分是作者的人生哲學。在德國，從十七世紀的葛利梅豪生(Grimmelshausen)到十九世紀末葉，幾乎每個第一流的小說家都寫過一部或兩部這類的長篇小說，其中成爲這道山脈的最高峯的就要算歌德的維廉麥斯特了。

修養小說在德國這樣特殊發達，自然不是偶然的事。德國民族是一個善於沉思的民族，執着自己，比起他們西方的鄰族是缺乏社會性的。內心與外界怎樣衝突？怎樣矛盾？怎樣纔能求得和諧？這些問題不僅散見於他

們詩人的作品，就是在他們日常的談話裏，也到處可以聽到。在多雲多霧的氣候中他們在看外界的表象時很少放棄他們對於內心的觀察，當他們，無論是個人或是全民族，將全部精力運用在向內膨脹時，總會有一個聲音在暗中呼喚：「回到內心！」這個民族將來會怎樣演變，我們無從預測，在過去他們確實是如此。

歌德是一個最具有世界性的，同時也是一個最能代表他的民族性的詩人，他在一七九七年寫過一篇叫作「自描」(Selbstdarstellung)的短文，在這篇短文裏他這樣寫他自己：

「永久努力的，向內又向外不住地活動着的，詩的修養衝動作成他生存的中心與基礎。」

歌德的生活，有時是向外的，尤其是在他的外馬參政時代，政治、軍事、交通，以及當時新興的各種學術，幾乎沒有一件事他不曾較深或較淺地接觸過，他那樣膨脹他的生命，在我們現代的人的眼裏，有些近乎奇蹟。但他隨時都回到他的內心，收縮他的生命，甚至下一番克制的功夫，放棄他過去熱心所從事的而認為對他不適宜的事物。在造型藝術上他這樣做過，在愛情上他這樣做過，在政治上他這樣做過，所以「斷念」這個字是和歌德的生活分不開的。在這上邊他嘗到深切的痛苦和淨化的快樂。痛苦是對於過去的割捨，快樂是克制後走入一個更深切的新的境界。向外時，他豐富他的生命，向內時，他加深他的生命，在這一方面膨脹一方面收縮的生活裏，一層一層地完成他的偉大。

歌德不但是自己的生活如此，就是在自然的現象裏他也很能領悟到這個道理，在「西東合集」裏有一

首講呼吸的詩，短短的六行蘊蓄着無窮的意義：

「在呼吸中有雙重的恩惠：

把空氣吸進來又呼出去。

吸入就壓迫，呼出就清爽：

生命是這樣奇異的混合。

你感謝神，如果他壓緊你，

感謝他，如果又把你放鬆。」

當我們向內吸氣時，感到壓迫，而認識自己的存在，同時也把宇宙的一部分化為己有；我們向外呼氣時，感到輕鬆，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給宇宙，等於把自己的存在化為無限。在一呼一吸之間，體味到「生命是這樣奇異地混合」時而從自己的生命狹窄裏衝出，時而回到自己的生命的深心，無窮的向外追求與不斷的自制，在這兩種力量互相消長、互相輪替、互相交織的中間形成歌德燦爛的一生。歌德在「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裏也發揮這個智慧：

「思與行，行與思，這是一切智慧的總合，從來就被承認，從來就被練習，並不被每一個人所領悟。二者必須像呼與吸一般在生活裏永久繼續着往復活動：正如問與答二者不能缺一。誰若把人的理智神秘地在每

一個初生者的耳邊所說的話作成法則，即是驗行於思，驗思於行，這人就不能迷惑，若是他迷惑了，他就會不久又尋得正路。」（第二篇第九章）

柏林大學哲學教授史卜朗格（Spranger）在一篇論歌德的宇宙觀的文章裏關於這兩種力量說得甚爲具體：「人的 *Monade* 要在它的生的活動裏既擴張同時又尋找它的中心。獻身於世界，包羅萬有的熱望，接觸一切實體，都與獲得自己，鞏固自己，尋得自己的定則，自己的努力交織着。這又是介乎『從自身內出來』與『在自身處停留』之間的辯證法：生命是這樣奇異地混合。」在小宇宙中映照出大宇宙，這是常理；反過來說，人大半也只有在追求宇宙的意義時纔能獲得自己的本質的意義。歌德不僅深深地領悟這個道理，他一生也是這樣生活着。

至於「修養」的方向是什麼呢？歌德標出一個遠遠的目標：淨化，生命經過無數的努力而達到純淨的境地，用宗教上的字來說，是解脫。歌德的兩部大著作裏的主人公都是從努力越過生存的狹窄的限制出發，經過許多真實的奮鬥而達到生命的淨化。一部是浮士德，一部是維廉麥斯特。但是這兩個人所走的路線是不同的：前者由於不住地向外的要求，後者由於一步步自己的發現；前者的背景是偉大的超時超實的幻想，後者則限制在十八世紀後半葉德國實際的環境。浮士德是一部永久不斷地向外膨脹的詩劇，維廉麥斯特可以說是以「斷念」的結局完成一個豐富的自我的歷史。這兩部著作，一部是韻文的，一部是散文的，一部自內向外，一部

自外向內，是歌德的精神世界裏兩部偉大的「奧地賽」(Odyssee)，它們歸終所達到的鵠的卻完全相同：是淨化，是解脫。

這兩部著作在歌德全集裏是兩隻主幹，至於那些詩歌，戲劇，以及其他散文的作品，都可以被看作從這兩隻主幹上生長出來的茂密的花葉。它們的生長並行着陪伴了歌德的一生，穿過歌德的每一個創造時期：它們都是在歌德的青年期即已開始，中間經過停頓，歌德在意大利旅行時又從新常常記起，它們的第一部都是在與席勵訂交後，纔次第完成（一個在一七九六年，一個在一八〇八年）；而「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與「浮士德第二部」又同樣脫稿於歌德的晚年。二者在讀書界裏所遭的待遇也是一樣的：浮士德第一部與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出版後都曾轟動一時，但是第二部與漫遊時代並沒有被同時代的人所理解，直到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纔漸漸被人認識，認為是歌德創作中最成熟的果實。更奇妙的是浮士德第一部與學習時代的初稿同樣埋沒了許久，多少熱心的歌德研究者都會經認為沒有發現的希望了，而不料一個在前世紀之末，一個在本世紀之初都被偶然發現，在歌德研究裏投下兩道光芒。

一一

現在我們只限制在「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上邊。